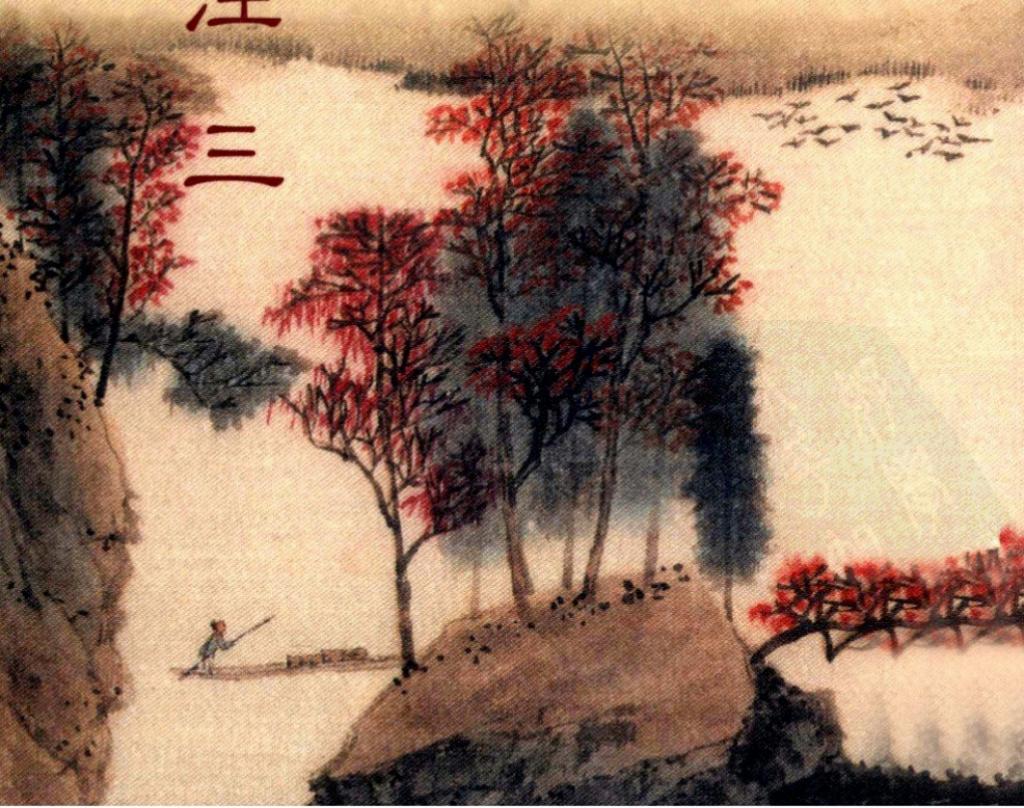


新校資治通鑑注

三



宋司馬光撰

章鈺校記

宋遺民胡三省注

新校資治通鑑注

二百九十四卷 序錄一卷
目次一卷 附進書表等一卷

後序一卷

通鑑釋文辨誤十二卷

後序一卷

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述略一卷

第三冊 正書卷三十八至卷五十七

世界書局

新校資治通鑑注／(宋)司馬光撰；(宋)胡三省注；

章鉅校記

--一版--臺北市：

世界, 2009. 05 印刷

冊；公分

ISBN : 978-957-06-0323-1 (全套：平裝)

1. 資治通鑑 2. 注釋

610.23

98007715

新校資治通鑑注 第三冊

621-
0521

著者／(宋)司馬光
發行人／閻初

登記證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九號

電話／(02)23311138三四

傳真／(02)23331179六三

網址／www.worldbook.com.tw

劃撥帳號／○○○五八四三七 世界書局

出版日期／二〇一〇年六月一版十五刷

定價／台幣一三〇〇〇元

◎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八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 司馬光 奉敕編集
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 後學 天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三十起旃蒙大淵獻(乙亥)，盡玄黓敦牂(壬午)，凡八年。

王莽下

天鳳二年(乙亥、一五)

¹春，二月，大赦天下。

²民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晉灼曰：黃山宮在槐里。黃圖：黃山宮在興平縣西三十里。百姓奔走往觀者有萬數。莽惡之，師古曰：莽自謂黃德，故有此妖。惡，烏路翻。捕繫，問〔章：十二行本「問」下有「語」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所從起；不能得。

³單于咸既和親，求其子登屍。莽欲遣使送致，恐咸怨恨，害使者，乃收前言當誅侍子者故將軍陳欽，以他罪殺之。誅侍子事見上卷始建國三年。使，疏更翻。莽選辯士濟南王咸爲大使。夏，五月，莽復遣和親侯歛與咸等送右廚唯姑夕王，因奉歸前所斬侍子登及諸貴人從者喪，濟，

于禮翻。歛，許及翻。復，扶又翻。從，才用翻。喪，息琅翻。單于遣云、當子男大且渠奢等至塞迎之。且，
子余翻。**咸**到單于庭，陳莽威德，莽亦多遺單于金珍，因諭說改其號，遣于季翻。說，輸芮翻。號，匱
奴曰「恭奴」，單于曰「善子」，賜印綬，封骨都侯當爲後安公，當子男奢爲後安侯。單于貪莽
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

莽意以爲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於地理，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思，相吏翻。公卿
旦入暮出，論議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冤結，省，悉井翻。民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
曰：不拜正官，權令人守兼。一切貪殘日甚。中郎將、繡衣執法在郡國者，並乘權勢，傳相舉奏。
傳，知戀翻。又十一公士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按諸章，應劭曰：士，掾也。余按漢公府各有掾屬，莽置十
一公，改掾曰士。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逮捕證左，左，音佐。郡縣賦斂，斂，力曉翻。遞相
賄賂，白黑紛然，師古曰：白黑，謂清濁也；紛然，亂之意；言清濁不分也。余謂白黑，色之易別者，且紛然不能分，
可謂繆亂之甚。守闕告訴者多。莽自見前顥權以得漢政，故務自攬衆事，有司受成苟免。
曰：莽事事自決，成熟乃以付吏，吏苟免罪責而已。諸寶物名、帑藏、錢穀官皆宦者領之；帑，他朗翻。藏，徂
浪翻。吏民上封事，宦官、左右開發，尙書不得知，舊上封事者，先由尙書，乃奏御；莽恐尙書壅蔽，令宦官
左右發其封，自省之。上，時掌翻。其畏備臣下如此。又好變改制度，好，呼到翻。政令煩多，當奉行者，
輒質問乃以從事，前後相乘，憤眊不渫。
師古曰：乘，積也，登也。憤眊，不明也。渫，散也，徹也。憤，音工。

內翻，眊，音莫報翻。余謂前者省決未了而後者復來，謂之相乘。渫，音泄，清也。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勝，音升。尙書因是爲姦，寢事，上書者，尙書不以聞而竊寢其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者至三歲。穀糴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師古曰：仰，音牛向翻。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被，皮義翻。起爲盜賊，數千人爲輩，轉入旁郡。莽遣捕盜將軍孔仁將兵與郡縣合擊，歲餘乃定。

5 邯鄲以北大雨，水出，深者數丈，流殺數千人。邯鄲，音寒丹。

三年丙子，一六

1 春，二月，乙酉，地震，大雨雪；雨，于具翻。關東尤甚，深者一丈，竹柏或枯。竹柏冬青，或至於枯。言常寒之咎。大司空王邑上書，以地震乞骸骨。莽不許，曰：「夫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靜辟翕，萬物生焉。」師古曰：辟，音闢。闢，開也。易上繫之辭曰：夫坤，其動也闢，其靜也翕，是以廣生焉。故莽引之也。其好自誣飾，好呼到翻。皆此類也。

2 先是，莽以制作未定，先悉薦翻。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俸祿。俸，扶用翻。夏，五月，莽下書曰：「予遭陽九之阨，傳曰：三統之元，有陰陽之九焉，天地之常數也。百六之會，國用不足，民人騷動，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祿十縷布二匹，孟康曰：縷，八十縷也。師古曰：縷，音子公翻。或帛一匹。帛，繪也。予每念之，未嘗不感焉。今阨會已度，府帑雖未能充，帑，他朗翻。略頗稍給。其以六

月朔庚寅始，賦吏祿皆如制度。」賦，布也，與也。四輔、公卿、大夫、士下至輿、僚，凡十五等。

左傳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今莽自四輔以下分爲十五等。僚祿一歲六十六斛，稍以差稱。〔章：十二行本「稱」作「增」；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稱，尺證翻。上至四輔而爲萬斛云。

莽又曰：「古者歲豐穰則充其禮，」師古曰：穰，音人掌翻，又音如羊翻。

有灾害則有所損，與百姓同憂喜也。其用上計時通計，上時掌翻。天下幸無災害者，太官膳羞備其品矣；卽有灾害，以什率多少而損膳焉。以十爲率，視灾害所減多少而制分數。自十一公、六

司、六卿以下，六司，卽前所置六監也。各分州郡、國邑保其灾害，東嶽，太師，立國將軍，保東方三州、一

部、二十五郡；南嶽，太傅，前將軍，保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西嶽，國師，寧始將軍，保西方二州、二部、三十五郡；

北嶽，國將、衛將軍，保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大司馬，保納卿、言卿、仕卿、作卿、京尉、扶尉、兆隊、右隊、中部左洎

前七部；大司徒，保樂卿、典卿、宗卿、秩卿、翼尉、光尉、左隊、前隊、中部、右部，有五郡；大司空，保予卿、虞卿、共卿、工

卿、師尉、烈尉、新隊、後隊、中部洎後十郡；及六司、六卿，皆隨所屬之公，保其灾害。亦以十率多少而損其祿。

郎、從官、中都官吏食祿都內之委者，從才用翻。委，於僞翻。委，積也。以太官膳羞備損而爲節。

冀上下同心，勸進農業，安元元焉。」莽之制度煩碎如此，課計不可理，吏終不得祿，各因官職爲姦，受取賄賂以自共給焉。

師古曰：共，讀曰供。

戊辰，長平館西岸崩，壅涇水不流，毀而北行。長平館，卽長平觀，在涇水之南原。涇水東南流入渭，

爲岸所壅，故毀而北行。羣臣上壽，以爲河圖所謂「以土壤水」，師古曰：填，讀與鎮同。匈奴滅亡之祥也。莽乃遣并州牧宋弘、游擊都尉任萌等將兵擊匈奴，任，音壬。將，卽亮翻。至邊止〔章：十二行本「止」作「上」；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屯。

4 秋七月，辛酉，霸城門災。〔黃圖：霸城門，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亦曰青門。〕

5 戊子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

6 平蠻將軍馮茂擊句町，句町，音劬挺。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賦斂民財什取五，斂，力瞻翻；下同。益州虛耗而不克；徵還，下獄死。下，遐稼翻。冬，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孟康曰：莽改益州爲庸部。余按莽置州牧、部監，州自是州，部自是部。今史熊爲庸部牧，則又若州、部牧爲一。〕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廣漢、巴、蜀、犍爲吏民十萬人、犍，居言翻。轉輸者合二十萬人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飢疫。莽徵丹、熊，丹、熊願益調度，必克乃還，復大賦斂。調，徒弔翻。復，扶又翻。下同。斂，力瞻翻。就都大尹馮英不肯給，莽於蜀郡廣都縣置就都大尹。上言：「自西南夷反叛以來，積且十年，郡縣距擊不已，上，時掌翻。續用馮茂，苟施一切之政；僰道以南，地理志：僰道縣屬犍爲郡。僰，音蒲北翻。山險高深茂，多敵衆遠居，敵，與驅同。費以億計，吏士罹毒氣死者什七。今丹、熊懼於自詭，期會調發諸郡兵穀，復訾民取其什四，〔師古曰：發人訾財，十取其四也。訾，與貲同。〕空破梁州，功終不遂。莽改益州曰梁州。師古曰：遂，成也。爾雅註：梁州，以

西方金氣剛強，強，梁也。宜罷兵屯田，明設購賞。」莽怒，免英官；後頗覺寤，曰：「英亦未可厚非。」復以英爲長沙連率。率，所類翻。越巂蠻夷任貴亦殺太守枚根。章十二行本「根」下有「自立爲邛穀王」六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莽，音髓。任，音壬。師古曰：枚根者，太守之姓名。

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太醫、尙方與巧屠共刳剝之。師古曰：剝，剖也，音口胡翻。量度五

臧，五臟，心、肺、肝、脾、腎也。周禮有九藏。註曰：正藏五，又有胃、旁胱、大腸、小腸。疏曰：正藏五者，肺、脾、心、肝、腎。又有胃、旁胱、大腸、小腸者，此乃六府中取此四者以益五藏，爲九藏也。

六府：胃、小腸、大腸、旁胱、膽、三焦。以其受盛，故謂之爲府；亦有藏稱，故入九藏之數。

然六府取此四者，按黃帝八十一難經說：胃爲水穀之府，小腸爲受盛之府，大腸爲行道之府，旁胱爲精液之府。

氣之所生，下氣象天，故放寫而不實，實不滿，若然，則正府也，故入九藏。其餘，膽者清淨之府，三焦爲孤府，非正府，故不入九藏。

師古曰：度，音大各翻。臧，讀曰臟。以竹筵導其脈，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

師古曰：筵，竹挺也，音庭。按醫書，脈有三部、六經。心部在左手寸口，屬手少陰經，與小腸、手太陽經合。肝部在左手關上，屬足厥陰經，與膽、足少陽經合。

肺部在右手寸口，屬手太陰經，與大腸、手陽明經合。脾部在右手關上，屬足太陰經，與胃、足陽明經合。右腎在右手尺中，屬手厥陰心包經，與三焦、手少陽經合。手少陰之脈，起於心中，出屬心系，下膈，絡小腸；其支者從心系上俠咽系、目系，其直者復從心系卻上肺，出腋下，下循臑內後廉，行太陰，心主之，後下肘內廉，循臂內後廉，抵掌後兌骨之端，入掌內廉，循小指之內，出其端。手太陽之脈，起於小指之端，循手外側上腕，出踝中，直上，循臂骨下廉，出肩解，繞肩胛，交肩

上，入缺盆，絡心，循咽，下膈，抵胃，屬小腸；其支別者，從缺盆循頸，上夾，至目，兌眞，卻入耳中；其支者，別頰上頤，抵鼻，至目內眞。足厥陰之脈，起於大指聚毛之際，上循足跗上廉，去內踝一寸，上踝八寸，交出太陰之後，上膕內廉，循股，人陰毛中，環陰器，抵小腹，俠胃，屬肝，絡膽，上貫膈，布脇，肋，循喉嚨之後，上入頤，連目系，上出額，與督脈會於顱，其支從目系下頰裏，環脣內；其支復從肝貫膈，上注肺。足少陽之脈，起於目兌眞上，抵頭角下耳後，循頸行。手少陽之脈，前至肩上，卻交出少陽之後，入缺盆；其支別者從耳中出，走耳前，至目兌眞後；其支別者，自兌眞背下大迎，合手少陽，於頤下，交頰車，下頸，合缺盆，下胸中，貫膈，絡肝，屬膽，循脰裏，出氣街，繞髮際，橫入脾厭中；直者從缺盆下腋，循胸過季脅下，合脾厭中，以下循脾太陽出膝外廉下，外輔骨之前，直下抵絕骨之端，下出外踝之前，循足跗上，入小指，次指之間；其支者從跗上入大指，循歧骨出其端，還貫入爪甲，出三毛。足少陰之脈，起於小指之下，斜趣足心，出然谷之下，循內踝之後，別入眼中，上膕內，出膕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其支從肺出，絡心，注胸中。足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眞，上額，交顴上；其支別者，從顴至耳上角，其直行者，從顴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膊內，俠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屬膀胱；其支別者，從腰中下貫腎，入膕中；其支別者，從肺，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屬肺；從肺系橫出腋下，下循臑肉，行少陰，心主之，前下肘中，循臂內上骨下廉，入寸口上魚，循魚際出大指之端；其支者從腕後直出次指內廉，出其端。手陽明之脈，起於大指，次指之端，循指上廉，出合谷，兩肩之間，上入兩筋之中，循臂上廉，入肘外廉，循臑內前廉，上肩，出髃肩之前廉，上出柱骨之會上，下入缺盆，絡肺，

下膈，屬大腸；其支者從缺盆上頸，貫頰，下入齒縫中，還出，俠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上俠鼻孔。足太陰之脈，起於大指之端，循指內側白肉際，過竅骨後，上內踝前廉，上膕肉，循骱骨後，交出厥陰之前，上循膝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腎，上膈，俠咽，連舌本，散舌下；其支復從胃別上膈，注心中。足陽明之脈，起於鼻交頰中，下循鼻外，入上齒中，還出，俠口，環脣，下交承漿，卻循頤後下廉，出大迎，承頰車，上耳前，過客主，入循髮際，至額顴；其支者，從人迎前，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下膈，屬胃，絡脾；其直行者，從缺盆下乳內廉下，俠脅，入氣充中；其支者起胃下口，循腹裏，下至氣充而合，以下髀闊，抵伏兔下，入膝膕中，下循骱外廉，下足跗，入中指內間；其支者下膝三寸，而別以下入大指間，出其端。手厥陰之脈，起於胸中，出屬心包，下膈，歷絡三焦；其支者循胸出腋，下腋三寸，上抵腋下，下循臑內，行太陰、少陰之間，入肘內，行兩筋之間，入掌中，循中指，出其端。手少陰之脈，起於小指、次指之端，上出次指之間，循出表腕，出臂外兩骨之間，上貫肘，循臑內，上肩，交出足少陽之後，入缺盆，交膻中，散絡心包，下膈，偏屬三焦；其支者從膻中上出缺盆，上項，俠耳後，直出，上耳上角以屈，下頰至頤；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卻出，至目兒眞。師古曰：云可以治病者，以知血脉之原，則盡攻療之道也。

⁸是歲，遣大使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戊己校尉郭欽出西域；諸國皆郊迎，送兵穀。駿欲襲擊之，焉耆詐降而聚兵自備，降戶江翻。駿等將莎車、龜茲兵七千餘人分爲數部，將，即亮翻；下同。莎，素何翻。龜茲，音丘慈。命郭欽及佐帥何封別將居後。帥，所類翻。駿等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駿，及姑墨、封犧、危須國兵爲反間，姑墨國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封

犁」，漢書作「尉犁」。要，一遙翻。間，古覓翻。還共襲駿，〔章：十二行本「駿」下有「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皆殺之。欽〔章：十二行本「欽」下有「封」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後至焉耆，焉耆兵未還，欽襲擊，殺其老弱，從車師還入塞。莽拜欽爲壩外將軍，〔師古曰：填，音竹刀翻。〕封剝胡子；〔師古曰：剝，絕也，音子小翻。〕何封爲集胡男。李崇收餘士，還保龜茲。龜茲，音丘慈。及莽敗，崇沒，西域遂絕。

四年（丁丑、一七）

夏，六月，莽更授諸侯王〔章：十二行本無「王」字；乙十一行本同。〕茅土於明堂；親設文石之平，陳菁茅四色之土，〔師古曰：尙書禹貢，包匱菁茅，儒者以爲菁，菜名也；茅，三脊茅也。而莽此言以菁茅爲一物，則是謂善茅爲菁茅也。〕土有五色，而此云四者，中央之土不以封也。〔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者取赤土，封於西者取白土，封於北者取黑土，各取其方土，裏以白茅，封以爲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謂主土；主土者，立社以奉之也。菁，音精。〕告於岱宗、泰社、后土、先祖、先妣以班授之。莽好空言，好呼到翻。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吝嗇，託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賦茅土，用慰喜封者。

²秋，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以五石銅爲之，〔李奇曰：以五色藥石及銅爲之。蘇林曰：以五色銅鑄治之。〕師古曰：李說是也，若今作鑑石之爲。若北斗，長二尺五寸，長，直亮翻。欲以厭勝衆兵。〔師

|古曰：厭，音一葉翻。既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

³莽置羲和命士，以督五均、六筦。鹽，一也。酒，二也。鐵，三也。名山、大澤，四也。五均、賒貸，五也。

鐵布、銅冶，六也。郡有數人，皆用富賈爲之，賣，音古。乘傳求利，傳，知戀翻。交錯天下；因與郡縣

通姦，多張空簿，師古曰：簿，計簿也，音步戶翻。府藏不實，藏，徂浪翻。百姓愈病。是歲，莽復下詔

申明六筦，下，遐稼翻。每一筦爲設科條防禁，爲，于僞翻。犯者罪至死。姦民猾吏並侵，衆庶各

不安生，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調，徒鈞翻。率一口出章：十二行本「出」下有「錢」字；乙十一

行本同；孔本同。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納言馮常以六筦諫，莽大怒，免常官。法令煩苛，民

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師古曰：繇，讀曰徭。而枯旱、蝗蟲相因，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

威，旁緣莽禁，師古曰：旁，依也，音步浪翻。侵刻小民，富者不能章：十二行本無「能」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別，彼列翻。

自別，章：十二行本「別」作「保」；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別，彼列翻。貧者無以

自存，於是並起爲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覆，敷敷翻。師古曰：浸淫，猶漸

染也。余謂此以水爲諭，漸浸而至於淫溢也。臨淮瓜田儀，章：十二行本「儀」下有「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別，彼列翻。

依阻會稽長州，服虔曰：姓瓜田，名儀。師古曰：長州，卽枚乘所云長州之苑。余謂今蘇州長洲縣卽其

地。會，工外翻。琅邪呂母聚黨數千人，殺海曲宰，入海中爲盜，莽改縣令長曰宰。初，呂母子爲縣吏，爲

宰所冤殺，母散家財，以酤酒買弓弩，陰厚貧窮少年，得百餘人，遂攻海曲縣，殺其宰以祭子墓。地理志，海曲縣屬琅邪

郡。賈曰：故城在密州莒縣東。其衆浸多，至萬數。荊州饑饉，民衆入野澤，掘鳧茈而食之。荊州部南陽、南郡、桂陽、武陵、零陵、江夏等郡。爾雅曰：芍，鳧茈。郭璞曰：生下田中，苗似龍鬚而細，根如指；根黑色，可食。茈，音才支翻。芍，音胡了翻。更相侵奪。更，工衡翻。新市人王匡、王鳳爲平理詐訟，地理志，新市縣屬江夏郡。爲，于僞翻。訐，與爭同。晉王沈《釋時論》，闡革勇敢於鑿訐，叶韻平聲。古字多假借用也。遂推爲渠帥，衆數百人。孔安國曰：渠，大也。帥，所類翻。於是諸亡命者南陽馬武、潁川王常、成丹等，皆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臧於綠林山中。賢曰：離鄉聚，謂諸鄉聚離散。去城郭遠者，大曰鄉，小曰聚。前書曰：收合離鄉，置大城中，卽其義也。綠林山，在今荊州當陽縣東北。余按郡國志，新市侯國有離鄉聚、綠林山。則以離鄉爲聚名。聚，才喻翻。臧，古藏字。數月間至七八千人。又有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等與王匡俱起，衆皆萬人。莽遣使者卽赦盜賊，卽，就也；就其相聚爲盜處而赦之也。還言：「盜賊解輒復合。」復，扶又翻。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爲盜賊。莽大怒，免之。其或順指言「民驕黠當誅」黠，下八翻。及言「時運適然，且滅不久」，莽說，輒遷官。說，讀曰悅。

五年（戊寅、一八）

¹春，正月，朔，北軍南門災。北軍壘門之南出者也。

²以大司馬司允費興爲荊州牧；見，問到方略，引見而問其方略也。見，賢遍翻。興對曰：「荆、

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爲業。師古曰：漁，謂捕魚也。采，謂采取蔬果之屬。間者國張六筦，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饑窮，故爲盜賊。興到部，欲令明曉告盜賊歸田里，假貸犧牛、種食，種，章勇翻。闊其租賦。師古曰：闊，寬也。冀可以解釋安集。莽怒，免興官。

³天下吏以不得俸祿，俸，扶用翻。並爲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乃考始建國二年胡虜猾夏以來來諸軍吏及緣邊吏大夫以上爲姦利增產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四以助邊急。助邊費之急也。公府士馳傳天下，傳，知戀翻。考覆貪饕，莽音土高翻。開吏告其將、將，即亮翻。奴婢告其主，冀以禁姦，而姦愈甚。

莽孫功崇公宗坐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三印，發覺，自殺。莽傳：功崇公國於穀城郡。三印，一曰「維祉冠，存已夏，處南山，臧薄冰」，二曰「肅聖寶繼」，三曰「德封昌圖」。畫，古畫通。被，皮義翻。宗姊妨爲衛將軍王興夫人，坐祝詛姑，祝，職救翻。詛，莊助翻。殺婢以絕口，與興皆自殺。

是歲，揚雄卒。初，成帝之世，雄爲郎，給事黃門，與莽及劉秀並列；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莽、賢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雄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勢利，師古曰：恬，安也。好古樂道，好，呼到翻。樂，音洛。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乃作太玄以綜天、地、人之道；桓譚曰：揚雄作玄書，以爲：玄者，天也，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爲本統，而因附屬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故伏羲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揚雄謂之玄。《玄經》三篇，以

紀天、地、人之道，立三體，有上、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爲八十一卦。以四爲數，數從一至四，重累變易，竟八十一而徧，不可增損，以三十五著揲之。玄經五千餘言，而傳十二篇。又見諸子各以其智舛馳，師古曰：舛，相背。大抵詆訾聖人，卽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師古曰：大抵，大歸也。詆，訾毀也。迂，遠也。析，分也。詭，異也。言諸子之書，大歸皆非毀周、孔之教，爲巧辯異辭以撓亂時政也。訾，音紫。迂，音于。撓，音火高翻。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號曰法言。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忽之；師古曰：忽，謂輕也。唯劉秀及范遂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師古曰：無比類。鉅鹿侯芭師事焉。服虔曰：芭，音葩。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揚雄字子雲。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師古曰：謂道德經也。薄仁義，非禮學，然後好之者尙以爲過於五經，好，呼到翻。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師古曰：詭，違也。聖人，謂周公、孔子。則必度越諸子矣！」

⁶琅邪樊崇起兵於莒，莒縣，班志屬城陽國，續漢志屬琅邪國。邪，音耶。衆百餘人，轉入太山。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逢安、賢曰：逢，音龐。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復，扶又翻。共還攻莒，不能下，轉掠青、徐間。又有東海刀子都，

「刃」，一作「力」。〔章：作「刀」者刻誤。十二行本正作「刃」；乙十一行本同；熊校同。按下二卷胡均有說。〕姓譜：力，黃帝佐力牧之後。漢有力子都。亦起兵鈔擊徐、兗。鈔，楚交翻。莽遣使者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

7烏累單于死，累力追翻。弟左賢王輿立，爲呼都而尸道泉若鞮單于。鞮，丁奚翻。輿既立，貪利賞賜，遣大且渠奢與伊墨居次云女弟之子醯檳且，子余翻。王師古曰：檳，音讀。俱奉獻至長安。莽遣和親侯歛與奢等俱至制虜塞下，與云及須卜當會；因以兵迫脅云、當，將至長安，云、當小男從塞下得脫，歸匈奴。當至長安，莽拜爲須卜單于，欲出大兵以輔立之，兵調度亦不合。調，徒弔翻。而匈奴愈怒，並入北邊爲寇。

六年（己卯、一九）

1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曆紀，六歲一改元，布天下；下書自言「己當如黃帝仙升天」，欲以誑耀百姓，銷解盜賊。衆皆笑之。

2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

新樂，莽所作也。

3更始將軍廉丹擊益州，不能克。丹蓋自寧始將軍遷更始將軍。更，工衡翻。益州夷棟蠶、若豆等起兵殺郡守；越巂夷人大牟亦叛，殺略吏人。按後漢書，棟蠶若豆，益州夷兩種也。大牟，越巂姑復縣夷人。舊，音髓。莽召丹還，更遣大司馬護軍郭興、庸部牧李畢擊蠻夷若豆等。更，工衡翻。太傅義叔士孫喜清潔江湖之盜賊。喜以太傅主夏，故置義叔官。士孫，複姓。姓譜：漢平陵士孫張爲博士，明梁丘易。